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BTY053）

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40612A01）

传统与现代之间

——全球化视域下的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庞 辉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BTY053）

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40612A01）

传统与现代之间

——全球化视域下的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庞辉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董英双
责任编辑:孙宇辉
审稿编辑:董英双
责任校对:吴珂
责任印制:陈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与现代之间:全球化视域下的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 庞辉著.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644-1521-1

I. ①传… II. ①庞…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形式体育-研究-新疆 IV. ①G8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775号

传统与现代之间

——全球化视域下的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庞辉 著

出版: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48号
邮编:100084
邮购部: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010-62989432
发行部:010-62989320
网址:<http://cbs.bsu.edu.cn>
印刷: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3.75

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 言

纵观世界体育史，众多风靡全球的现代体育项目均是从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渐发展演变而来。国外部分发达国家对本民族体育项目进行了研究和改造，最初仅存在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之中，后来逐渐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成为全人类喜闻乐见的体育形式和共享的体育文化财富。

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文明史，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积淀。目前发展群众体育、增强全民体质健康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主流。由于大多数竞技运动项目受场地、经费、技能学习等诸多因素限制而不能充分满足各族群众健身娱乐的需要，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健身娱乐功能突出、所需场地器材简易，已经成为多民族地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途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疆作为丝路文化的摇篮，处于中亚各国多元文化圈环抱之中。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宝库中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娱乐性和民俗性。在古今历史发展沿革中，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历了西方体育与边邻各国多种宗教文化的洗礼，顽强地追求着自身的存在价值与转型尝试，并逐步形成了“以非竞技化项目为主体，激发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彰显健身娱乐功能与价值”的活动形式。少数民族运动会、农牧民运动会的定期举办也使得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在实践中走向空前发展的大好时期，更加有利于培养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有利于促进边疆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和当前新农村的建设。

当前随着各领域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意识到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为多民族地区传统体育发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契机和平台。本书紧扣时代主题，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扬弃、创新”的思辨观，从全球化视角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历史发展、现状困境和未来发展三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满足现代人类自我发展需求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目标,重视传承机制与文化内容的协调作用,逐步构建多元发展模式的初步设想,旨在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提供可操作性成果,使之在保存“民族性”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世界体育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并在中国特色全民健身体系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更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于实践的积极尝试。

本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TY053)、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040612A01)的成果,在成书过程中得到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多位专家学者及部分研究生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书中还引用和摘录了一些国内专家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和信息资料,特向这些专家和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时间仓促,有纰漏及不当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2013年11月17日

目录

第一章 历史演变篇	1
第一节 新疆古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波折发展	1
第二节 新疆近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艰难发展道路	5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11
第四节 西部大开发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14
第五节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	18
第二章 多元文化篇	59
第一节 新疆多元化文化剖析	59
第二节 新疆多样性生态环境分析	60
第三节 新疆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与民族传统体育	67
第四节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审视与价值功能评述	70

第三章 宗教并存篇.....	84
第一节 以历史留存为代表的文化形式	84
第二节 宗教的多元化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93
第四章 民族发展篇.....	96
第一节 新疆主要的民族	96
第二节 新疆古代民族体育发展概况	149
第三节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基础与构成内容特征	174
第五章 现实应用篇.....	187
第一节 全球化浪潮下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	187
第二节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未来发展和道路抉择	194
第三节 构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	198
第四节 从全球化视角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	205
附 录	211

第一章 历史演变篇

第一节 新疆古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波折发展

一、原始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与萌芽雏形（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

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学术界的大多数研究认为它起源于生产劳动、军事活动、宗教活动及游戏活动等社会实践。因此，要了解新疆古代体育活动的产生，必须要追溯到人类最原始时期，从古代先民的生存环境和需求谈起。

有文献记载：“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1]这说明，原始社会中，人们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主要凭借人们自身的身体能力，如投掷、跳跃、追逐等来获取食物，因此，体育活动也是为了适应原始社会需求而逐渐产生的。

居住在远古新疆各地原始部落的先民们，在狩猎时，不仅需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力量与技术，而且还使用工具。如：新疆哈密市七角井遗址中采集到的“石叶很小，多呈长条形，有的用交互打击法制成尖状器、雕刻器和箭头等”^[2]；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址采集石器中“有的通体进行非常精致的加工而成桂叶形石镞、石矛或石刀”^[3]及发掘出土的许多箭；辛格尔遗址中“最典型最具特征的是通体用压削法进行相当精细加工的形体非常规整的桂叶形石镞、矛或刀”^[4]；罗布淖尔周围一

[1]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五蠹[M]. 钟哲，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8，7.

[2] 安志敏. 中国西部的新时期时代[J]. 考古学报，1987，2.

[3] 吴震. 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1964，2.

[4] F.Bergman.Archaeological[M]. Researches in Sinkiang.Stockholm，1937.

带遗址中出土的“铜、铁器有镞、刀等”^[1]；还有扎洪鲁克墓葬发掘出土的“木器有弓箭”。^[2]这些工具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也逐渐进入了体育领域。它们不仅大大提高了狩猎者捕获野兽的能力，而且在无意中对体育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古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轨迹

古代西域各民族信仰萨满教、祆教和佛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是通古斯语的音译，为“巫”的意思，因此该教也称巫教，公元前1世纪开始在西域各地流行。祆教又称火祆教、拜火教，公元前5世纪便在西域盛行，并通过西域进入中原。公元前2世纪佛教传入新疆，新疆作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在汉朝统治西域时，佛教已经在南疆地区流行。这三种宗教的主旨都是要求人们忍耐现实，服从统治，不要反抗，以修来世，有利于统治阶级管理民众。

在各宗教的祭祀活动中，经常举行摔跤等传统体育活动，此阶段的传统体育活动多附着在宗教祭祀等重大活动中，随着宗教之风的盛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史料中便有“开斋过年相与叼羊之戏，封羊搁于地，群年少之弟飞骑拾之”的生动记录。陕西省客省庄140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两块雕刻精美的铜牌，其上图案人物做摔跤状，后经考证为匈奴出使汉朝的随行人员，其摔跤姿态与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的且里西极为类似。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公元前2世纪，西域的摔跤已经颇为盛行，当时被称为“角觝”^[3]。《突厥语大辞典》中也收录了“勿与姑娘摔跤，勿骑孕马奔跑”的有趣的俗语。中亚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有着悠久的体育历史，他们学会了识别和驯养马匹的知识，突厥人不仅把马作为交通工具和战争工具，在和平时期也从事、发展出各种马上运动，其中赛马、叼羊、姑娘追和赛走马等项目成为当时突厥人风靡一时的运动项目。

西汉统治新疆时期，在文化上实行“相互学习”的开明政策，汉政府力图普及推广汉文化，但同时也很尊重和学习西域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语言方面，西域各国都使用自己的语言，但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内地到新疆的官兵和西域本地人经常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加之汉朝的音乐舞蹈随之传入西域，西域的杂技乐曲和舞蹈也纷纷传入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活，亦有了“百戏起于秦

[1] 黄文弼. 罗布淖尔考古记[J]. 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文物, 1988, 7.

[2] 多鲁坤·阚白尔. 塔里木南部发现三千年古尸[J]. 文物天地, 1987, 7.

[3] 西域发展史辨析[N]. 新疆日报, 1984-9-6.

汉……如前高玄亘^[1]之类不可枚举。今宫中之戏亦如之，大率其术皆西域来耳”的描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佛教普及发展的鼎盛时期。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新疆地处交通要冲，因此西方的、东方的、本地的文化和思想冲撞、融汇于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域文化。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体现了落后的草原游牧文明对先进的河流农耕文明的征服。这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融合思想和措施也深深影响着西域各国，活跃在西域在古代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争战，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这种历史演变为之后突厥汗国的统一创造了便利条件。这一时期的融合表现为既有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相互影响，也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

在此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狩猎活动技能（如：西域骑射）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随处可见“游者马上持弓，射诸物”的场面，并逐渐演变为民族形式的体育项目之一。

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繁盛、交流最为开放的时代，民族传统体育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据记载，波斯的马球通过丝绸之路进入西域，古代西域不仅男子打马球，女子也有涉足。在突厥兵营中，马球为“用兵之技”，常常开展马球活动，为提高士兵战争所需的马上技巧，骑士们拨马持杆，以杆争球。马球运动有了一定发展后而东渐，唐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视之”，马球因此在京城长安等地区广泛流传开来。同时，西域边疆少数民族的射箭、赛马运动也在全国广泛流行，“万里秋千习俗同”的火爆场面更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喀喇汗王朝的许多文献中都有关于马球的记载。

整个隋唐乃至五代时期凝聚着中西文明精粹的佛教文化艺术达到顶峰，西域与中原的交流也更加密切，伴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起源于西域的达瓦孜（高空走索或踏索）随之传入中原，受到了中原人民的欢迎。唐代王策出使西域在其撰写的《西国行传》中就生动地描述了活动的场面：“显庆四年，至婆栗恒国，王为汉人试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技腾虚绳上，著履而掷……不可具述。”中原和西域民间传统体育的交流可见一斑。但这种体育活动的交流活动昙花一现，最终淹没在伊斯兰圣战的汹涌波涛之中，这与人们流离失

[1] “高玄亘”即指达瓦孜。汉文史籍中也将称为“走索”“走软索”“踏索”或者“绳技、绳戏”。汉《汉仪》《汉书》《通典》、唐《旧唐书》、宋《乐书》明《三才图会》以及维吾尔族历史著作《突厥语大辞典》《新疆游记》《编年史全集》对达瓦孜均有着各种形式的描述和详解。

所关系密切。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渐流失、消亡都伴随着纷飞的战争。

两宋时期，伊斯兰教迈出了东进的脚步。伴随着伊斯兰文化的传入，新疆开始伊斯兰化，其文化进入一个大的整合时期。从萨图克开始，喀喇汗国的历代汗王打着“圣战”的旗号和名义，热衷于武力传教，大肆破坏、摧毁各地的佛教寺庙，焚毁佛经典籍，迫害不肯皈依的异教徒。公元960年，萨图克的长子穆萨继位，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国的国教，并强迫各民族接受伊斯兰教，从此揭开了宗教战争的序幕，喀什噶尔（现喀什地区）也由此成为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心。随之文字过渡到阿拉伯文发生了变异；原居民的语言逐渐弱化转变为突厥语；佛教习俗被伊斯兰习俗所替代，所实行的伊斯兰教育中引进了阿拉伯-波斯文化。均为日后文化经典《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的创作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小 结

居住在祖国西部边陲的少数民族历史上长期从事游猎、游牧和农耕，他们知马善骑，顽强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斗争。从文献和丝绸之路沿途出土大量文物考证，西域自古畜牧业、商业与农业同步发展，兼营园艺业，饲养的畜类基本有马、羊、牛、驴和骆驼等^[1]。

随着宗教的更替交叠，西域人民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原有的佛教节日、活动已不复存在，伊斯兰文化习俗最终取而代之，但是原有的一些古老习俗却被改头换面渗透进入新的习俗。在边疆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在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村庄中仍然可见萨满教式的跳神驱邪（皮尔舞）、类似庙会的圣墓朝拜、婚娶中的新娘跳火以及伊斯兰教所禁忌的偶像——布偶驱鬼等活动，充分体现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纵横交织的宗教文化底蕴。

总之，在古代君主易位、历史更迭的进程中，由于频发战乱，统治者致力于王位的争夺和宗教的强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一直持“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的忽视态度。而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容纳吸收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宗教、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存活在乡间、地头，并以其生动的活动形式默默传承着各族人民勤劳的性格和闪亮的智慧火花。

[1] 战国时期的山普拉墓葬中，出土大量阳谷和羊毛织物；从尼雅遗址处处可见畜圈和果园。

第二节 新疆近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艰难发展道路

一、西方体育的传入与我国民族体育的萎缩

现代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近代开始就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形式和特殊价值的实践活动。19世纪之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肆意扩张,西方体育也随之成为世界各国体育的主体,已经形成了一种比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更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体育的扩张和蚕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得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作为西方大机器工业的产物,西方体育文化借助强大的经济优势向生产力欠发达地区不断渗透,形成了居高临下、不断倾泻的压迫式“瀑布”传播现象;当其经济势头犹如水银泻地般向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冲击,其体育形式也如洪水般随之而来。因此西方体育成为体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在近代体育文化大规模传播和交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东方各国由于生产力低下,缺乏竞争和抵抗力,只能被动接受。这一点从19世纪下半叶欧洲体育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体育在东亚的大规模传播中便可以找到佐证。

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在初始阶段,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对西方体育是抗拒,并企图摆脱征服的,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引发的“土洋体育”之争和五四运动后民族体育的振兴,为民族体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很快便湮没在西方体育东渐的巨轮之下。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随着民族本身的衰落而衰亡,剩余部分也陷入艰难困境之中^[1]。西方体育的不断传播,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思想观念,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方式,西方体育因此长期占据着学校和社会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传统体育却被排斥和忽略。另一方面,文武分途、重文轻武的封建观念空前膨胀,以至于在此时期体育逐渐淡出了教育领域,仅有的体育活动内容也主要是以军事技能培养为主的兵操教育。可以说,近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而游离于学校体育教育领域之外。这也是近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教

[1] 周伟良.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11.

育领域中得不到很好开展的原因之一。

西方体育的冲击和胁迫，封建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民间体育社团的散乱和无序，使源自于民间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和发展内忧外患，濒临衰败的边沿。

虽然在20世纪上叶的“土洋体育”之争中，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逐渐萎缩，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奥林匹克文化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作为新鲜营养。二战之后，东亚多个国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已不再满足于在世界体坛上摘取奖牌，而是想进一步打破西方体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本国的民族体育进行改造和推广。只要看看现在遍布全世界各地的柔道馆、跆拳道馆，我们就可得知柔道和跆拳道进入奥运会绝非偶然。西方现代体育的形成，也来源于丰富多彩的各国民族体育文化。否则，现代体育将变成无源之水，没有厚实的民族体育的基础，就不会有现代体育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二、文化的冲突与变迁

（一）“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的中西文化冲突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深深融入了众多社会活动和文化成果之中，成为一种思想特征。

“征服自然”作为西方文化发展中明确的一个思想命题，产生于近代工商业活动中，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心态、社会运行方式所孕育的西方体育，塑造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竞争、平等与拼搏，追求成功、冒险与挑战，依靠努力、奋斗赢得胜利并超越现状等人格特点，具有追求形体美，追求快速，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的文化取向。因此，西方体育的不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旧有的思想观念，同时改变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方式。

中西体育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民族精神并充分体现于其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观为基础，以“温良恭俭让”为主旋律，洋溢着浓郁的泛道德色彩和中庸气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内心的愉悦，同时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强调对人的德育功能，多以养生功效（重形式而轻内容）为主要特色，活动内容多为非竞技为主体的消闲类游戏活动，追求动作的完美与技巧，轻竞技而注重修身养性。而以“更快、更高、更强”为核心理念的西方体育，则是一种征服型文化，提倡的是不断向自身

挑战,挖掘自身潜能,注重彰显个性、挑战极限,强调竞争。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这一对文化矛盾,不仅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着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的冲突与转变^[1],也由此引发了“土洋体育”之争和我国传统体育何去何从的文化争论。然而在二者长期的碰撞、影响过程中,这一对文化矛盾其含义已经不能简单地从地域上划分了:西方体育文化开始吸收“天人合一”中的合理内容,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天人合一”观念也在逐渐吸收现代体育基因精华,具备现代形态。

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随着物质上的交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也相互融合,致使在文化发展的同时,各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扬弃、融合的过程。

(二) 大汉族主义体育与少数民族体育的冲突

中国自古就是一片多民族繁衍生息的疆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居住于适己的地域、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中,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各有迥异,因此形成、创造了各自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各部族之间频繁地迁徙和战争,必然会导致相互之间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在此过程中使不同的思想碰撞出火花或者发生尖锐的冲突。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过程中,以中原为主的儒家思想和汉族文化得到了空前的推广和普及,并在社会中成为主体文化,因此与边远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尤为频繁。历朝历代封建君主夺取政权后,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和科举制度,“好文者为父兄所爱,好武者为父兄所恶”的现象屡见不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边疆游牧民族生性粗犷豪爽、不拘小节,且善骑射喜歌舞,居无定所,过着“皆随水草游牧,冬夏迁徙无定”的游牧生活,其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依赖于强健的体魄和勇猛彪悍的马上技能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尚武气息浓厚,重武轻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长期以来不断发生冲突,且最终以汉文化占据了主导优势为结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弱势发展的边缘文化空间。

(三) 民族意识、价值观念的固执与转变

民族意识是各民族基于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字、时代生活的地域、生产生活

[1] 王前.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形态、传统文化、人类学特征等方面形成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心理和观念的总和^[1]。民族意识随民族而生，并且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本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变化、民族间交流的加深以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变化。作为一把双刃剑的民族意识，既可以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团结本民族成员的精神纽带，起到延续、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可以在民族间、民族与社会间发生关系的时候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即民族的狭隘性、封闭性、保守性和排他性，把非民族问题当作民族问题对待，从民族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出发，把本民族利益最大化，固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拒绝其他文化（包括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本民族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2]。

由于地理位置的闭塞及长期宗教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新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多数信教，“不求今生，但求来世”的消极思想依然存在。由于价值观念是心理化和观念化的东西，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稳定性，在与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排他性。因此，盲目固守本民族文化中的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民族的发展，但仍然不能抵挡现代化的巨轮。再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价值观念的发展和变化，因此新疆各民族旧俗中不合乎社会发展的部分逐渐被淘汰或者被新的风俗所代替。如今的西方体育文化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抹杀，东方各国原本的体育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在如洪水般袭来的西方体育文化的倾轧下，几乎湮没。当西方体育占据主体统治地位，其所代表的欧美价值观念、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取向的核心内容，使众多民族几乎应接不暇，逐渐淡忘自己的历史和过去。实际调查中，走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村落问及青少年何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时，多数只会茫然不知其为何物，使笔者为民族传统体育担忧。

我们应该看到，在民族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变迁的漫长过程中，最不易发生变化的就是民族意识，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因此应认清其特性，掌握其发展规律，从而积极引导各民族共同发展。目前，整体民族意识淡化逐渐成为世界社会发展的趋势，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趋势也是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必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少数民族也逐渐认识到：民族要进步和进一步发展，必须转变民族观念和思想，其中，转变和淡化民族意识中守旧、落后的部分尤为重要，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摒弃，无法融入先进民族的行列。

[1] 张世富. 民族心理学[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44.

[2] 贺灵, 佟克力. 历史民族文化[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4.

（四）生存基础的丧失与剥离

经济是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内的体育文化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某些缺点随着中国社会从古老的时期缓慢步入近现代，从而获得外部文化的参考以后日益暴露出来的。在引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实施，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之新疆多民族宗教信仰影响，移风易俗又总是积重难返，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步履艰难，目前新疆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有些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

随着少数民族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交往日渐增多、民族文化的日渐融合，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也必须与这一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一些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传统体育项目，失去其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已不再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自身发展需要，被少数民族所遗弃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待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态度应该是不必也不可能人为地再去创造自然环境条件、去刻意恢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而只能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条件，考虑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来寻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和复兴繁荣之路。

三、民族传统体育的自我奋争

（一）“土洋体育”之争

19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新思想、新理念层出不穷，同时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使得西方的体育文化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追溯真正意义上的竞技体育，其实发源于英国的户外竞技运动，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帝国主义的对外经济和版图扩张进一步深入，西方逐步将它的价值观和文化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些西方体育让那些经济落后、体育文化匮乏国家的少数贵族大为欣赏并追随，且受到政府的许可。从而使现代经济和体育项目逐渐在世界各地开展起来，其传播过程呈现顺向发展趋势，如乒乓球、篮球于19世纪后期相继传入我国。

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的“土洋体育”之争，就是因为争论双方分别就“民族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一个方面为立足点而构成

了对立的体育发展理论。以民族性为基本立足点的“土体育”保守主义和以时代性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洋体育”西化派都不能将中华民族体育带向繁荣发展的道路。

针对这两种相持不下的学派争论,方万邦先生认为,食“土”不化和食“洋”不化都是错误的,土洋对立的主张均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如果盲目固执地保持“土体育”、拒绝吸收任何新养分或者采用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洋体育”,都很难使我国体育走向新的征程。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的若干争论,使得当时的体育界初步达成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虽然在其含义的认识理解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也没有形成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相对的保护作用。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综合创新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关系,以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态度,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体育健身成果,创造出既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又充满时代精神的新型体育健身项目,也恰好符合当前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确切需要。

(二) 民间体育的收集和整理

辛亥革命之后,民间一些有识之士大力推崇和提倡民族传统体育(主要内容为武术),引起了人们对传统体育的注意。故在当时政府1932年颁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规定:“收集民间旧有之体育活动,改良之,推广之。”^[1]同年11月,下达各省市教育厅局调查乡村体育活动教材之训令:“我国各地方乡村民众之团体活动,如北方之双石头会、南方之划龙船等;个人活动,如踢毽子、耍石锁等;乡土游戏,如捉迷藏、指星玩月等,均有体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阶段政府相关部门对我国传统体育活动的价值认可。

同时,在此阶段涌现了很多相关民族传统体育的调查及论著,更为可喜的是,部分中小学体育教材推陈出新,采用一些整理、改编后的民间游戏作为体育教学内容,如金兆钧所著《中国游戏》、沙涛的《踢毽术》、王怀琪的《正反游戏法》等^[2]。不少人对民间的踢毽、滑冰、跳房、打花棍、跳绳、空竹、石锁等传统游戏活动进行了整理并撰文公诸报刊。这些情况表明,人们不再是从练兵、娱乐、礼教等意义上去认识传统体育,而是开始更加注重传统体育同样具有强身健

[1]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1933年).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 82.

[2] 倪依克. 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D].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2005.